

# 《逆旅》

*Self Re-Quests*

## 舞臺說明

場景以精簡擺設來表達所在地點，務求簡約。

戲中戲部份僅有簡單桌椅，各物件可藉由劇情，透過聯想與設計產生多元意象。

場與場之間應保持順暢連貫。

時間 千禧年之交

## 角色

ViVi

張士允

曹海安

曹海寧

梁國威

張崇輝

文具店老闆娘

老闆娘的小女兒

女子(由 ViVi 扮演)

老人

男子 OS

女聲 OS

法官 OS

## 序場

一個老人坐在舞臺深處的椅子上，望著眼前的稿紙。

過了一會，老人緩慢伸出手，開始書寫，燈光漸收。

## 第一場

(病弱的曹海安坐在輪椅上，望向窗外。)

(另一舞台區塊燈光漸亮，年輕海安與張崇輝正在書房裡工作著。海安不時翻查書櫃上的書籍。張崇輝埋首寫稿，過了一會，停筆望著正在忙碌走動的海安。)

崇輝：想不到我們可以一起來寫這本書。

海安：都寫到最後一部份了，你的驚訝也來得太晚。

崇輝：還有一堆後續工作等著呢。

(停頓)

海安：其實我一直想問你，你後悔過嗎？

崇輝：後悔什麼？

海安：在大學教書的工作。辭掉教職，等於要從頭開始。

崇輝：我追求我相信的。

海安：但你會一無所有。

崇輝：我知道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

海安：有很多人羨慕你的位子，穩定又有前途。

崇輝：哪個”前”？金錢的錢？

海安：都是。

崇輝：我不能寫違背我良心的文章，也不能變成政治宣傳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我教給學生的東西連我自己都不相信。

海安：也許他們根本不在意。

崇輝：沒有思考上的自由和獨立，一輩子要都被別人牽著走。

海安：你以為這本書能改變什麼？

崇輝：起碼它改變我們了。你很清楚我付不出任何酬勞，說不定還會讓你惹上麻煩，但你還是來了。

海安：我已經得到比錢更重要的報酬。

崇輝：如果沒遇到你，我永遠都無法完成這本書。

海安：以前的你的確不可能。

崇輝：是你提醒我應該從歷史文獻之外，重新去挖掘謝雪紅的內心世界。

(停頓)

海安：你願意聽我的建議改寫整本《謝雪紅傳》，讓我很驚訝。

崇輝：但我始終沒辦法從一個女人的處境去刻畫謝雪紅，這是你說的。

海安：這就是她遇到的最大問題。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女人就應該在家裡和廚房好好待著，跑到外面學男人搞政治像什麼樣。看看她的同伴和敵人怎樣罵她，就一目瞭然了。

崇輝：一個做革命運動的女人，在那個時代很難被了解。

海安：從一個鄉下不識字的童養媳，變成帶領群眾對抗社會不公義的領導者，要經過多少磨難？這是一條與所有人相反，漫長又孤獨的路。

崇輝：這是她吸引你的原因？

海安：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願意待在這裡寫這本書。

(停頓)

崇輝：你跟她一樣，都想努力為自己的生存找到一個出口。

海安：但我不是她。我能做的只有協助你把書完成，就這麼多了。

崇輝：雖然不知道這本書要過多久才能出版，但我答應你，我一定做到。

海安：我很期待拿到書的那天。

崇輝：這是當然的，你是作者之一，書上也會有你的名字。

(停頓)

海安：我想作者寫你就夠了。

崇輝：為什麼？

海安：國威和他的家人不會希望我的名字出現在書上。他以為我只是來幫你整理一些資料。

(稍長的靜默)

崇輝：你女兒最近都好嗎？

海安：國威的母親在帶。

崇輝：國威一定很疼她。

海安：是男孩的話他會更開心。

崇輝：那你呢？

海安：我只求小孩平安健康。

崇輝：只有這樣？

海安：我希望她以後能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崇輝：你不完整嗎？

海安：如果我不是某個人的妻子或母親，我就什麼都不是。

崇輝：謝雪紅不是任何人的妻子或母親，她是個完整的人。

海安：但她要付出多少代價，才能成爲她自己。

崇輝：你也可以。

海安：對我來說，她像是某種可能。(頓)每次整理謝雪紅的一生，寫下她做過的事，我就覺得我也有能力去追求自己想要的。

崇輝：要是書寫完了呢？

海安：我就回到自己的生活。

崇輝：你很矛盾。

海安：人都是矛盾的，你不也是。

崇輝：我怎麼了？

海安：國威說你訂婚很久了，一直不肯結婚。

崇輝：那時我順從家人的意思，決定得太匆促。

海安：你不喜歡她嗎？

崇輝：她人很好，但不會是我理想的伴侶。

海安：現實與理想總是充滿了落差。

(靜默)

崇輝：你讀過鄭清文寫的《水上組曲》嗎？

海安：那是我最喜歡的一篇小說。

崇輝：那個每天在淡水河兩岸往返的船夫，一直到最後都沒有說出真正想說的話。

(停頓)

崇輝：後來那個岸上的女人就消失了。

海安：就算女人又出現，故事的結尾會不一樣嗎？

崇輝：一定會的。

(海安看著崇輝。)

(輪椅上的海安漸漸垂下了頭，書房區燈光漸弱。)

(燈暗。)

## 第二場

(臨終關懷病房。)

(曹海安躺在病床上，像是睡著，沒有反應。ViVi 坐在一旁。張士允站在窗前，望著遠處淡水河。一只老舊皮箱被放在病床邊。)

(病房裡非常安靜，一時無人說話。)

士允：你讀過鄭清文的《水上組曲》嗎？

ViVi：什麼？

士允：那天下午她在這裡望著淡水河，突然問我。(頓)這是我們相處了半個月後的第一句話。

ViVi：在那之前呢？

士允：沒幹嘛，我們盯著窗戶外面。

ViVi：你說你正在醫院裡進行一個攝影計畫？

士允：我在國外已經跟很多家臨終關懷醫院合作過，這是我回台灣的第一個案子。

ViVi：你在這裡拍什麼？

士允：故事。我拍每個人的故事，然後保存。

ViVi：很怪的興趣。

士允：不只是興趣。我用鏡頭聽病人藏在心底的話。

ViVi：不見得每個人都願意對陌生人坦承。

士允：來到這裡，他們連自己都覺得陌生。

ViVi：那些病患通常還剩多少日子？

士允：醫院統計過，病人一般都還會有兩個禮拜的時間。有些人運氣不好只有半天，有人可以撐過一個月，甚至出院。(頓)三樓一個病人每次看到我，都要我祝他生日快樂，因為他已經多活好幾個月了。

ViVi：你跟那些病人都這樣相處？

士允：你覺得不夠莊重？

ViVi：你覺得呢？他們是快死的病人。

士允：病人更需要可以傾聽的耳朵。

ViVi：為什麼你這麼想替我母親拍照？明明醫院裡還有其他病人。

士允：海安阿姨非常特別。她有張安靜的臉，比這裡所有人都安靜。

ViVi：現在她不只是安靜了。

(ViVi 望著病床上的海安。)

ViVi：你拍的那些照片呢？

士允：你想看？

ViVi：我沒興趣。

士允：很少人對他們感興趣。過一陣子，我想在醫院辦個小型攝影展。

ViVi：你沒有權力這麼做。

士允：我已經徵詢過所有拍攝對象。

ViVi：他們的家人呢？

士允：你覺得會冒犯到活著的人？

ViVi：這是一件很私密的事。

士允：所以最好當那些人不存在？

ViVi：把他們放在相框裡，一整排掛在牆上就是記住他們的最好方法？

士允：不要小看照片。它能夠告訴你的，永遠比你知道的多。

(靜默)

ViVi：我花了這麼多力氣找到這裡，結果跟看到一張照片差不到哪去。

士允：我不知道海安阿姨還有一個女兒。

ViVi：(憤怒)你想說什麼？

士允：我沒別的意思，只是很久都沒有人來探望海安阿姨。你出現讓我很驚訝。

(停頓)

ViVi：我找了她很久，最後我爸才告訴我她在這裡。

士允：她一定很希望可以看到你。

ViVi：現在我就站在她面前，她卻不知道我來了。

士允：但是她就在你伸手可及的地方。

ViVi：我來只是想問她一些事。

士允：她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醒來。

ViVi：其實也沒那麼重要，是我自己想知道。

士允：你還是預定明天走？

ViVi：我有工作。

士允：我記得你提過，你是個演員。

ViVi：劇團正準備去國外巡迴演出，我只有一點空檔。

士允：你跟這裡的人一樣，都在和時間賽跑。

(停頓)

ViVi：再多說一點我母親的事吧，像你剛剛提到的那個……

士允：你說《水上組曲》？我沒讀過。

ViVi：爲什麼她要跟你說這些？

士允：海安阿姨說，那是一個關於等待的故事。男人每天在淡水河兩岸撐船，等著岸上一個女人。我說女人可能也在等船夫出現，她就笑了。

ViVi：就因爲這樣，她願意讓你幫她拍照？

士允：可能吧。

ViVi：我母親似乎對自己的病感到很平靜。

士允：你是說死？

ViVi：對。

士允：她很幽默！她問我住幾號房，說等她走了我可以搬過來，不要浪費這麼好的景色。

ViVi：她有說過心裡還掛念什麼嗎？

士允：我們相處時間不長，腫瘤很快就壓迫到腦神經了。

ViVi：我想把她轉到更好的醫院去。

士允：她已經簽了放棄急救的意願書。

(靜默)

士允：發病以後，海安阿姨常常問現在幾點了，她覺得時間開始往回跑。

ViVi：她痛得厲害嗎？

士允：(點頭)護士有幫她注射嗎啡減輕症狀，但陷入昏迷前一段時間她變得很焦慮！

ViVi：謝謝你一直陪著她。

士允：我什麼忙也沒幫上

ViVi：這樣就夠了。

(停頓)

士允：發病後，海安阿姨一直提到謝雪紅。

ViVi：誰是謝雪紅？

士允：一個和二二八有關的歷史人物。

ViVi：爲什麼我母親會提到她？

士允：我以爲你知道。

ViVi：這是嗎啡的副作用嗎？

士允：也許謝雪紅對她很重要。

(停頓)

士允：你離開後，海安阿姨的隨身物品怎麼處理？

ViVi：你說那只打不開的行李箱？說不定我母親希望它永遠關著。

士允：我想裡面應該放了很重要的東西。

ViVi：她說過嗎？

士允：沒有。

ViVi：那你怎麼知道？

士允：在這裡，病人會牢牢放在身邊的，都佔據了他們生命中最重要位置。

ViVi：就算是，那也不會是留給我的。

士允：你怎麼知道？

(士允走到行李箱旁，試著調整行李箱上的密碼鎖。)

士允：再試一次？

ViVi：我已經想不起來任何可能的數字。

士允：那就想最不可能的。

(稍長的停頓)

ViVi：試試看 0609……

(士允調整密碼鎖，喀的一聲，行李箱打開了。)

(燈暗。)

### 第三場 一個關於謝雪紅的單人旅行之一

(白幕上出現《謝雪紅傳》的某一頁文字。不久，字句間緩緩浮現手寫批註。)

#### 書頁文字：

一九二八年回台灣後，謝雪紅就經常說，人生應是不斷探求真理的旅程。

**批註：**用上整整一辈子的時間，謝雪紅尋找自己的名字，想知道自己是誰？  
這一路綿延無盡的旅程，從她開始，從她結束。

-----  
(舞臺中央漸亮，一名女子安靜站在臺上，腳邊放著一只老舊皮箱。女子回過神來，像在對一個看不見的對象講話。)

女子：你想，他們會怎樣記得我呢？

(女子提起腳邊皮箱。)

女子：以前我們老愛問，人一輩子活著幹嘛？

我回答說，人生應是不斷探求真理的旅行。

走到終點才明白，能帶走的只有記憶，最先消失的也是。  
留在身邊的只會越來越少。

(女子提著皮箱在舞臺上緩慢走著。)

女子：你幫我算過，這輩子我坐過十八條船。

台灣、日本、中國、莫斯科，一直不停在移動。  
好像如果停下來，就會被什麼東西追上。

(女子停下)

女子：每次短暫停靠的地方，都是一個名字。

像一個等待被裝滿的行李箱。

(一道燈光打下，出現一個小女孩坐在父親肩膀上的身影。)

女子：我記得那個只有三歲的小女孩，坐在阿爸肩膀上感覺整個世界。

聽阿爸逢人就說「她是我的第三查某仔，是最好命的。(台語)」

他給女兒取名叫”假女(台語)”，假的女孩，像是帶有一點遺憾和期待。  
希望自己肩膀上坐著的，是一個真正的男孩子。

(另一道燈光打下，桌椅區出現一個瑟縮身體、蹲坐在地的少女身影。)

女子：十二歲，那個父母死後，從彰化被賣到台中洪家當童養媳的女孩，他們給了她一個像花的名字—洪素蘭，一朵素樸的蘭花。每天不停地工作工作工作，世界就像一根縫衣服的針，狠狠插在自己胸口上。

(另一道燈光打下，一個女人身影，踩在桌子上。)

女子：到現在我還是可以清楚聽到，那個化名叫”謝飛英”的女人，用盡全身力氣喊著革命口號。在杭州、在上海，她踩在飯館餐桌上，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像一隻被放出來的鳥，掙脫原本的命運。

那年她二十四歲，世界捏在自己手裡，渴望走到更遠的地方。

(另一道燈光打下，一個女人身影，站在舞臺前方。)

女子：從莫斯科東方大學離開的時候，她唯一的行李是新名字”Kurcahoba(基爾莎諾娃)”，不時提醒著她，自己身上擔負的任務。

那是 1927 年冬天，她走在世界前面。  
想把眼睛看到的一切，帶回自己故鄉，建立一個平等社會。

(另一道燈光打下，一個女人身影，站在舞臺深處，背對觀眾。)

女子：因為組織共產黨反抗日本統治，度過八年的監禁生活。出獄後，她改名叫”山根美子”，開始學著過平靜日子，等待機會捲土重來。  
那時她發現，世界不過是腳底踩的一小塊地。

(女子越過所有身影，走到舞臺前方。)

女子：我叫謝雪紅。  
這是我真正的名字。

是所有旅程的起點。  
也是盡頭。

(燈漸收)

## 第四場

(過往。臥房。)

(黑暗中傳來碰撞聲。海安打開燈，發現身上帶著酒味的國威。靜默。)

國威：小孩呢？

海安：在媽房裡。

(停頓)

國威：你不問我去哪了？

海安：你不用跟我說。

(靜默)

海安：明天晚上大伯生日要跟親戚們吃飯，別忘了。

(海安準備回到床上。)

國威：你不要再去找崇輝了。

海安：爲什麼？

國威：因爲我要你這樣做。

海安：我們還有工作沒完成。

國威：他可以去找其他人。

海安：只有我能幫忙。

國威：不過就是整理一些資料，你有這麼重要嗎？

海安：那是對你來說。

(停頓)

國威：自從你去崇輝那裡以後，你就變得不太一樣。

海安：你對我不聞不問這麼久，現在又突然發現我變了。

國威：是什麼東西讓你一天到晚往那裡跑？

海安：起碼在那裡有人聽我講話。

國威：家裡沒有嗎？

海安：誰？你嗎？

國威：我想不只是這樣吧。

海安：但你連只是這樣都做不到。  
國威：你現在可以說，我在聽。  
海安：我要睡了。  
國威：所以你只願意說給他聽？  
海安：你不會懂我在說什麼。  
國威：看來我應該學崇輝把工作辭了，才能聽懂你說的話。  
海安：辭掉工作你還剩下什麼？你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耗在工作上。  
國威：我不賺錢，你能站在這裡？這房子裡哪樣東西不是用錢換來的。  
海安：包括我嗎？  
國威：你是最花錢的。  
海安：現在你才發現不划算。  
國威：我是怕東西最後沒到我手上，白忙一場。  
海安：你什麼意思？  
國威：你認為崇輝還可以撐多久？  
海安：他的每一天，都是他自己真正想過的生活。  
國威：你真以為光靠理想能過日子？  
海安：像你這樣就比較好？  
國威：我怎樣？  
海安：每天喝得醉醺醺，這樣活得比較有意義？  
國威：沒有我去跟那些老闆應酬，你以為公司訂單怎麼來的？  
海安：我是不知道。  
國威：你能知道什麼？  
海安：你應該找個能體諒你的妻子。  
國威：我沒虧待過你。  
海安：我寧願挨餓。  
國威：你到底哪裡不滿？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羨慕你。  
海安：他們不是我，不曉得住在這裡什麼感覺。  
國威：遇到崇輝以後，你對每件事突然都有感覺了。  
海安：對你我沒有。

(停頓)

國威：崇輝決定不結婚了，每件事都這麼湊巧。

(國威看著海安。停頓。)

國威：他沒告訴你？  
海安：我不知道這件事。

國威：可能他正打算跟你說。

(停頓)

國威：晚上我去找了崇輝。

海安：去找他做什麼？

國威：沒做什麼，我只是想去看看他。

海安：他有說什麼嗎？

國威：我們光喝酒，一句話都沒說。我好像從來都不認識他。

海安：我想他只是一時衝動，等他想清楚就沒事了。

國威：你很了解他。

海安：我們只是朋友，就像你們一樣。

國威：但我認識他十幾年了，比不上你認識他幾個月。

海安：我是你老婆，我也不見得比你公司的人更了解你。

國威：崇輝和他未婚妻當初訂婚的時候，本來打算半年內就結婚，後來一拖再拖。

現在搞成這種局面，你很清楚爲什麼！

海安：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國威：可是我很清楚！

(停頓)

國威：明天大伯那裏你不用去了。

海安：爲什麼？

國威：反正你本來就不想去，不是嗎？

海安：我是不想，但是爲什麼？

國威：媽會帶孩子去，你就待在家裡。

海安：是媽的意思？她要你這樣告訴我？

國威：對。

海安：那你還真是一個聽話的好兒子。接下來呢？她會不會叫你來跟我說，我好先搬出去一陣子，然後識相點，永遠不要出現。

國威：崇輝的事很多人都知道了，你去會變怎樣？

海安：會怎樣？你告訴我？

國威：你去場面會很難看。

海安：所以我會讓你丟臉？會讓所有人臉上掛不住？

國威：你寧願讓別人看笑話？

海安：我一定會去的。要是我不去他們會有多失望，他們就不能抓緊機會說，我早告訴過你了，國威，她就是這種女人。

國威：我現在開始有點相信了。

(海安看著國威。稍長的靜默。)

海安：你也跟他們一樣，把我看作是一個低賤的女人。

國威：是你讓自己變成這樣子的。

海安：所以你也認為，我是爲了你的錢才嫁給你？

國威：不然你爲了什麼？

海安：那你爲什麼要娶我？

國威：我以爲你會成爲一個好妻子。

海安：什麼叫好？像一隻狗一樣聽你指揮，然後等你誇獎。

國威：我沒要求你太多，你只要盡你的本分做個稱職的好太太就行了。

海安：所以我應該關在這等你回來，然後跟你抱怨所有今天發生的事？

國威：如果你做好你該做的，這些事都不會發生。

海安：什麼是我該做的？

國威：(憤怒)絕對不是跟別的男人牽扯不清。

(停頓)

海安：看看我們變成什麼樣，我們的生活像一團垃圾。

國威：你認為我有得選？

海安：這種生活真的是你想要的嗎？

國威：當我跟那些老闆低聲下氣，求他們把生意交給我做的時候，你在哪？當我收不到貨款，擔心公司撐不下去，你能想像我是什麼心情嗎？

(停頓)

海安：從一開始，我們就不應該在一起。

國威：你爲什麼不乾脆承認，你從來沒愛過我。

海安：我永遠也不可能變成你要的樣子。我們再耗下去，也不會有好結果。

國威：你只要不去找他，所有問題就都解決了。

海安：解決什麼？這樣你心裡就會舒服一點？

國威：對。

海安：這樣你就對別人有交代，也保住了你的面子。

國威：對。

(海安看著國威。)

海安：我承認，我不愛你。

(國威用力扯住海安，作勢要打她。)

海安：除了打我，你還可以怎樣留住我？

(兩人瞪著彼此。國威放開海安，離去。海安坐在地上難過地大口喘氣。過了好一陣子，起身拿出一本日記，攤開，緩慢但堅定地寫著。)

(燈暗。)

## 第五場

(老舊房屋閣樓)

(士允、ViVi 和文具店老闆娘三人在閣樓房間裡，隨意走動交談著。)

老闆娘：海安在這裡住了很久。她幫了我很多忙，不只在工作上。

士允：平常很少有人去探望海安阿姨。

老闆娘：有我才驚訝。她脾氣這麼拗，連我去看她，她都叫我別去了。

士允：爲什麼？

老闆娘：她就是這樣，覺得這個病是她自己的事。

士允：所以醫院的社工機構才想瞭解海安阿姨之前的生活。

老闆娘：現在狀況好嗎？

士允：還在觀察中。

老闆娘：誰也想不到會突然發生這種事，尤其在這個時候。

士允：基金會的籌備還順利嗎？

老闆娘：你也知道這件事？

士允：我有看到相關報導。只靠兩個人要策劃一個基金會真的很不容易。

老闆娘：這是海安的構想，一開始我也覺得不會成功，幸好後來有很多人幫忙。

ViVi：爲什麼她會想辦這個基金會？

老闆娘：起先我們只想在社區裡辦個簡單讀書會，讓一些已婚婦女有機會可以接觸到自己生活以外的世界。

士允：她們難道沒辦法自己接觸新資訊？

老闆娘：男人很難理解女人一天要處理多少生活瑣事，讓她們幾乎忘了自己還需要其他東西。

士允：讀書會剛開始應該遇到了很多困難吧？

老闆娘：我和海安一家一家去敲門，邀請她們加入，但還是有很多人覺得我們吃飽沒事幹。

ViVi：爲什麼你們那麼堅持？

老闆娘：是海安讓我發現我也有能力幫助別人，對我這種帶著一個小孩的單親媽媽來說，這是一份很大的禮物。以前我只能關注自己的生活，現在我試著走入別人的生命，帶給她們更多力量。

士允：要是基金會成立了，就可以幫助更多人。

老闆娘：我們計畫做一個關於不同世代傑出女人的專題，深入探究這些女人爲什麼能活出自己生命的特質…可惜海安只來得及策劃完第一個部份。

士允：那部份內容是什麼？

老闆娘：她準備介紹謝雪紅的一生。

士允：海安阿姨在醫院也提過這個人。

老闆娘：一起努力這麼久，好不容易基金會終於有點成績，她卻沒辦法親眼看到。

(停頓)

ViVi：她來這裡的時候就是一個人嗎？

老闆娘：對。

ViVi：身邊沒有跟著一個小孩？

老闆娘：如果有的話，那一定是我小女兒。她老愛黏著海安。

(約莫四十歲的海安，牽著一個小女孩從暗處走出。海安抱著女孩坐到椅子上，兩人一同看故事書。)

老闆娘：這幾年她變了很多。剛來這裡的時候，她常把自己關在房裡。

ViVi：她有提起過自己的家人嗎？

(停頓)

老闆娘：我記得有一次，她忽然買了蛋糕回來。

士允：你小女兒生日？

老闆娘：我女兒巴不得每天都是她生日，但老早就過了。

士允：會不會是海安阿姨記錯。

老闆娘：起先我也以為是這樣。

(老闆娘走近海安。)

老闆娘：怎麼有蛋糕？

海安：今天是個特別日子。

老闆娘：你生日？

女孩：我生日。

老闆娘：那上個月我給你買的生日蛋糕是什麼？

女孩：那是吃國曆的！今天吃農曆的！

老闆娘：你哪會知道今天是農曆幾號！

女孩：阿姨說買給我的。

(海安笑了起來。)

海安：是買給她的。

老闆娘：你會把她寵壞，接著她就會每個禮拜都想過生日了！

女孩：那樣也很好。

老闆娘：你還說！

海安：今天我女兒生日，琪琪吃也一樣。

女孩：阿姨，你的小孩跟我一樣大嗎？

海安：她們一個十一歲，一個七歲。

女孩：那我最小。

海安：對啊，你最小。

女孩：她們去哪裡了？

(海安抱起小女孩，摟著她，沉默。)

ViVi：她有說小孩去哪了嗎？

老闆娘：我沒再多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難處。(頓)我記得…那天是6月9號。

(士允轉頭看 ViVi。)

老闆娘：那天還有一個男人來找海安。

ViVi：是認識的人嗎？

老闆娘：他說他是海安的朋友，我就帶他上去了。

(門口傳來敲門聲，海安抱著女孩前去應門，打開後，臉上露出訝異表情。)

老闆娘：我想他們應該很久沒見了。海安的表情很驚訝。

(海安將懷中的女孩放下。小女孩走了出去。)

(海安把門關上，同時消失在黑暗裡。)

ViVi：那個人以前來過嗎？

老闆娘：只有那次。臨走前他還塞錢給我，要我多照顧海安。

ViVi：她有沒有告訴你那個男人是誰？

老闆娘：我正想上去問的時候，聽到海安在房間裡哭。

(靜默)

老闆娘：希望她能快好起來，我和我女兒都很想念她。

士允：我們都這麼希望。

(停頓)

ViVi：我想在這裡多待一會。

老闆娘：那我先去忙。

ViVi：老闆娘，如果那個人有再來這裡，麻煩跟我們聯繫。

士允：可以打我手機。

老闆娘：好。

(老闆娘離去。士允關上門，轉身看著 ViVi。)

士允：你沒告訴我 6 月 9 號是你生日。

ViVi：你也沒告訴我，你知道基金會的事。

士允：所以我們扯平。

(ViVi 看著士允。)

ViVi：你知道的事情很多。

士允：我偶爾也接雜誌社的攝影工作，沒什麼好驚訝的。

ViVi：我可以信任你嗎？

士允：最好不要。拿著照相機晃來晃去的人最可疑了。

ViVi：你一直在迴避我的問題。

士允：你想問什麼？

ViVi：爲什麼堅持留在醫院拍照？

士允：我已經回答過了。

ViVi：但那不是真正的答案，我很清楚。

(士允看著 ViVi。靜默。)

士允：我媽也住過國外的臨終關懷醫院。癌症。好幾個月才結束。

ViVi：有很多人陪著她嗎？

士允：只有我，其他人漸漸就不來了。他們沒想到死是一件這麼久的事。

ViVi：你爸呢？

士允：他每天來一小時，只差沒打卡。

ViVi：你也不希望他來？

士允：我媽希望。(頓)那是她的藥，也是她的病。比她身上的癌細胞還可怕。

ViVi：但你一直陪著她

士允：結果我才離開十分鐘，她就走了。

ViVi：人好像總在錯過什麼。

士允：後來我怎樣也想不起來，最後那幾個月她的臉，像是被洗掉一樣。之後我

就有一股衝動，想幫醫院裡的病人留下些什麼。

ViVi：起碼你保存了很多回憶，那些東西不會消失。

士允：你完全不記得你母親的事？

ViVi：有天她就突然不見了，大家像說好了一樣不記得她。只有我奶奶會不斷提醒我，我媽媽是個丟下我的壞女人。

士允：你沒有問過你爸？

ViVi：對他來說我像空氣一樣，和我母親一起失蹤了。(頓)我拼了命想讓他注意我，長大後就跑去當演員。

士允：這算是意外收穫。

ViVi：當演員最大的好處是，你可以暫時變成別人。

士允：但你不可能真的變成另外一個人。

ViVi：所以我誰也不是。(頓)我一直在找我失去的那部份。

(士允看著 ViVi。靜默。)

ViVi：我覺得你能明白我在說什麼。

(停頓)

士允：老闆娘提到的男人是誰？

ViVi：我不曉得。

士允：這幾天你都怪怪的。

ViVi：那只行李箱裡，除了謝雪紅的傳記，還放了我母親的日記。

士允：裡面寫了什麼？

ViVi：生活。她非常不快樂，像是被拖進水裡，無法呼吸。

士允：這是她離開的原因？

ViVi：日記最後，她發現自己懷孕了。是另外一個男人的小孩。

士允：但這裡只有她一個人。

ViVi：從醫院查到媽媽先前住址以後，我很不安。

士允：你以為會看到她新的家人？

ViVi：我一直以為她選擇了一個更好的家，結果這裡什麼都沒有。

士允：你想那個男人和老闆娘說的，會不會是同一個？

ViVi：希望不是。

士允：你不希望他們見面？

ViVi：見面能說什麼？我更想知道的是，為什麼她一個人留在這裡。

(停頓)

士允：早上我雜誌社的朋友打電話過來，說查到那本書的資料。

ViVi：他怎麼說？

士允：那本《謝雪紅傳》是一九九二年一家小出版社發行的，數量很少。

ViVi：我不明白媽媽為什麼對謝雪紅那麼執著，還有書上那些註記。

士允：如果那些眉批真是海安阿姨寫的，那她簡直可以出書了。

ViVi：讀完那本《謝雪紅傳》，我感覺裡頭的眉批像在對某個人說話。(頓)什麼時候，會讓人把心裡想說的話寫下來？

士允：來不及說了？

ViVi：謝雪紅晚年最落魄的時候，把自己一生告訴身邊的男人楊克煌，讓他寫下來。結果只來得及講完一半，她就死了。

士允：但楊克煌有繼續寫下去。

ViVi：他寫的是他記得的。

士允：你覺得不真實？

ViVi：我一直在想，謝雪紅心裡真正想說的話是什麼？現在不會有人知道了。

士允：但你讀到了。還有你母親寫的眉批。

ViVi：你覺得那是她來不及說的話？

士允：她把皮箱留給你，讓你可以找到她。

(停頓)

ViVi：如果遇到媽媽的另一個小孩，我可以認出她嗎？

士允：要看她和你母親像不像。

ViVi：那我們像嗎？我和我母親？

(士允看著 ViVi。)

士允：當你不是 ViVi，你們很像。

ViVi：我什麼時候不是我自己。

士允：剛才。你提到謝雪紅的時候。

(士允拿出一個牛皮紙袋，交給 ViVi。)

ViVi：這是什麼？

士允：你一直在找的。

(ViVi 從紙袋裡拿出照片。照片上是曹海安的臉。)

士允：那是一張安靜，而且充滿故事的臉。

(ViVi 盯著照片。稍長的靜默。)

士允：我幫每個病人都拍兩張照片，他們進來醫院的時候，他們離開醫院的時候。

ViVi：爲什麼？

士允：第一張照片隱藏話語。第二張，說出一切。

ViVi：中間呢？

士允：濃縮了他們的一生，快樂，或者寂寞。

ViVi：包括我母親？

士允：不，我還沒捕捉到屬於她的故事。

ViVi：謝謝你，這張照片這對我很重要。

(停頓)

士允：我想問你一件事，當然你有說不的權利。

ViVi：你看起來會比我早死，不會有機會幫我拍照。

士允：一個禮拜後醫院有個攝影展，我想展出海安阿姨的照片。

(ViVi 凝視手上照片。停頓。)

ViVi：她的樣子很美，應該讓大家都看到。

士允：幫照片取個名字。

ViVi：不放病人姓名嗎？

士允：我展出他們的故事，不是人。

(停頓)

ViVi：”一個關於謝雪紅的單人旅行”。

士允：但是我們有二個人！

ViVi：我說的是照片。

(兩人相視而笑。)

士允：下一步呢？

ViVi：我媽媽還有一個親人，她的姊姊。

(燈暗。)

## 第六場 一個關於謝雪紅的單人旅行之二

(白幕上出現《謝雪紅傳》的某一頁文字。不久，字句間緩緩浮現手寫批註。)

### 書頁文字：

這是我第一次坐人力車和火車，也是第一次離開彰化故鄉。今後會怎樣？我感到不安。窗外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沒有什麼風景、事物打擾我的心情，只有火車跑的隆隆聲，很快把我帶到新命運等待我的地方了……

**批註：**在那些女人身上，謝雪紅看見了相似的處境，層層疊疊，拼湊出共有面貌，彷彿預示著她未來的命運，如此牢固，無法脫逃。

---

(舞台上出現火車行進的剪影和聲音。女子站在舞台上，面孔一明一暗。)

女子：我聽見命運開始跑動的聲音，但我還沒做好準備。

我失去父親。我失去母親。我失去自己。我還沒做好準備。我十二歲。

(女子拿起行李箱。)

女子：我唯一的行李，裝滿貧窮和悲傷。

陪我搭上火車，去到一個陌生地方。

(女子從行李箱裡，取出一個面具戴上。)

(火車剪影慢慢淡去，面具上的兇惡表情逐漸清晰。)

女子：我花一百六十塊大金買你來，你家只給你帶這兩件破衣服，真搶人！

(台語)

(女子驚恐看著從臉上摘下的面具。)

女子：我看著眼前這個醜陋凶狠的女人，忽然了解到自己被賣掉了。

她對我無止盡的打罵，欺負我，不把我當人看。

我恨不得她快點死掉！

(女子將面具用力扔在地上。)

女子：我感覺到她的恐懼，在兇悍霸道的外表底下，有藏不住的害怕。

每天晚上自己的丈夫都跟另一個女人同床共枕。

等到連兒子的心都向著我，她就一無所有了！

(女子慢走到面具旁邊，伸手撿起面具。)

女子：我忽然感受到她的可憐。

發現她和我一樣，都逃離不了自己的處境。

(舞台上出現一條光步道。女子轉身，沿步道走去，同時一點一點撕去面具上的兇惡表情，露出底下新的一層哀傷臉孔。)

女子：因為貧窮勞累，大姐生下小孩就過世了。

來不及見最後一面，姐夫抱著棺材大聲痛哭。

過沒多久，連剛出生的嬰兒也保不住，夭折死了。

(女子將哀傷表情的面具抱在懷裡，繼續向前走著，同步更換面具表情。)

女子：清晨出外工作，經過二姐家我會偷偷羨慕。

(女子高舉面具，注視底下一層帶著笑容的面孔。)

因為嫁到好人家，二姐不用像我一樣辛苦勞動。

(女子翻轉面具，露出空洞的反面。)

那時我還不知道，由於不能生育，姐夫和買來的養女發生關係。

對於這一切，二姐只能接受，安靜地生活下去。

(女子撕去面具上所有表情。)

女子：我時常想，像我這樣不識字又沒受過教育的女人，可以走到哪裡？

會不會我也跟她們一樣，就這樣過完了一生。

(女子望著毫無表情的白色面具。)

女子：在那條來回台中豐原的路上，二十多公里的路途，為了賺錢，我一次次挑著木炭向前走，偶爾會想起當挑夫的父親。

(女子回頭。)

想起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你是我的第三查某仔，是最好命的。(台語)」  
想起他離開我，然後在這條他也走過的路上，重新和我相遇。

(女子戴上面具，快速奔跑。)

(舞台上燈暗，黑暗中可以看到白色面具不停快速移動，尋找出路。)

女子：(加速語調)我拼了命掙扎，抓住每一個可以讓我站起來的機會，基隆、神戶、中國青島、杭州、上海。去參加革命，去抗議不公平，去到陌生國家，去到莫斯科白天和夜晚都糊模的北方邊界。

(舞台上一點一點恢復光亮，整個舞台充滿光芒。)

女子：(語調放緩)抵達貝加爾湖的時候，我走在湖畔，看到一望無際的天空大地，看到結成冰的白色湖面，彷彿沒有盡頭，那真是一個無限廣闊的世界……

(停頓)

女子：我已經逃過那些不停追趕我的東西了嗎？

(停頓)

女子：我的老師 Erosenko，曾經走過世界各地，會說六種語言，後來兩眼都瞎了。離開東方大學時，他對我說，”我認識妳快兩年了，你的性格像男子剛強，但我卻無法想像你的臉。”

(女子撫摸臉上的面具。)

女子：我有怎樣的一張臉呢？

(女子取下面具。)

女子：克焯。其實我很像母親。她有一張非常安靜的臉。

(燈漸收。)

## 第七場

(海寧的住所)

(海寧開門進入家中，ViVi 與士允跟隨在後。)

海寧：你們怎麼會找到這裡？

士允：我們問了很多人。

(稍長的停頓。)

海寧：醫院的社工機構怎麼會突然想來找我？

ViVi：我們想問一些關於曹海安的事。

(海寧看著士允和 ViVi。停頓。)

海寧：我已經說過，我沒有東西可以告訴你們這些報社記者。

士允：你誤會了。

海寧：走吧。

(士允轉頭看 ViVi。)

ViVi：我們在皮箱裡，發現她寫的日記。

(停頓)

海寧：是妳打開的？

ViVi：我猜到密碼。

海寧：只是猜到？

ViVi：密碼是我的生日。

(停頓。)

海寧：你是梁靜？

ViVi：我不用那個名字。我叫 ViVi。

海寧：爲什麼不一開始就說清楚？

ViVi：奶奶說過關於你的事，我不確定可不可以信任你。

海寧：那她有沒有告訴你，她把你母親寄給你的東西和信全都退回來。還威脅海

安如果敢去找你，就要把你送到國外去。

ViVi：我不曉得這些事。

海寧：她當然不可能讓你知道。

(停頓)

海寧：他呢？

ViVi：是媽媽在醫院的朋友。

海寧：你看到你母親了嗎？

ViVi：算是看到了。

士允：ViVi來醫院前，海安阿姨已經陷入昏迷。

(海寧沉默，露出難過表情。)

ViVi：我想知道媽媽的事，我有好多話想問她。

海寧：就算她在這裡，也不一定能夠回答你。

ViVi：日記裡寫了她和那個男人的事。

海寧：那你還想知道什麼？

ViVi：爲什麼她把我留下來？

海寧：她不願意。

ViVi：但她做了。

(停頓)

海寧：從小到大，我們過了很多苦日子。我一直以爲幫她找個好對象結婚，是對她最好的安排。

(二十多歲的海安從暗處走出，像在過去某一刻前來探訪。)

海安：大姐。

海寧：好久沒看到你。

海安：最近在忙。

海寧：來找我訴苦？

海安：想你就來了。

海寧：孩子呢？

海安：國威的媽在帶，不需要我。

海寧：最近家裡還好嗎？

海安：你聽到什麼？

海寧：反正都是一些無聊的人。

(停頓)

海寧：我想跟你說件事。

海安：姐夫又做了什麼？

海寧：你姐夫去找國威，要他幫忙生意上的事。

海安：看來姐夫真的急了。結婚時他幫我準備嫁妝，要是到最後什麼都沒拿到，不就虧大了。

海寧：國威有跟你說嗎？

海安：我們已經好幾個月沒講話。

海寧：我不想讓你被婆家的人說閒話。

海安：反正他們本來就以爲我是個愛錢的人。

海寧：還是我打個電話給國威母親。

海安：解釋什麼？她從頭到尾都沒喜歡過我。

(停頓)

海安：你知不知道，爲什麼她要幫我照顧小孩。

海寧：這是你第一個小孩，她當然要幫忙。

海安：她覺得我對小孩會有不好的影響。

海寧：怎麼會？

海安：因爲我不夠好。各方面都是。

海寧：海安，你不輸給任何人，我拼了命讓你把大學唸完了。

海安：我只是穿了件好看衣服，有些東西是不會變的。

海寧：什麼意思？

海安：像你，像媽，像我們家，像我們住的地方。對他們來說，什麼環境養出什麼樣的人。(頓)我才不會讓那些該死的人，來決定我們長什麼樣。

海寧：國威知道這件事嗎？

海安：知道了又能怎樣？

(停頓)

海寧：國威曾經私下問過我，你喜歡什麼？

海安：我喜歡什麼？

海寧：我要他自己去找。

海安：他才不會願意花這個時間，這對他來說不重要。

海寧：你們怎麼了嗎？

海安：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問題，只是我不願意去看見。

海寧：發生了什麼事？

海安：我一直以為我最想要的，是一個安穩無缺的家庭生活。

海寧：你不要胡思亂想，女人終究是要倚靠丈夫。

海安：所以我永遠沒有我自己，我只是別人的一部份。

(停頓)

海安：小孩像他。平常好好的，一鬧起來就無法收拾。

海寧：這是遺傳到你。

海安：每次她哭鬧不停，我就覺得好像我做錯事了。

海寧：你只是還沒準備好，當媽媽也是要學的。

海安：你又沒小孩，你怎麼知道？

(靜默)

海安：我不是那個意思。

(停頓)

海寧：過一陣子是媽忌日。要不要把小孩帶來，給媽上個香。

海安：以前媽會帶我們去她打掃的地方，陪她一起工作。

海寧：她以為這樣我們就會變得愛讀書。

海安：結果在大學裡打掃，錢還比較少。

海寧：媽覺得很值得。

海安：她老要我去看看那些有學問的人。

海寧：你看到什麼？

海安：他們一個個老得像青蛙。

海寧：(笑)看來媽失敗了。

海安：媽走了以後，我常常想起她說的話。

海寧：她說什麼？

海安：你記得媽對我們說過關於謝雪紅的事嗎？

海寧：媽把到處聽來的事東拼西湊，有時候還會把廖添丁和謝雪紅搞混。

海安：每次提到謝雪紅的時候，她的臉就像會發光一樣，暫時忘了生活的辛苦。

海寧：這些事你放在心底就好，要是被別人聽見，你會遇上大麻煩。

(停頓)

海安：最近我到國威朋友那，幫忙整理一些文件資料。

海寧：國威朋友是教書的？

海安：他作歷史研究。

海寧：光靠作研究能維持生活嗎？

海安：很苦，但我很羨慕他。

海寧：你不會想變成書呆子。

海安：他不是。他寫書，有自己的聲音和意見。

海寧：你也有。

海安：可是我的只有你能聽見。他不一樣。

海寧：你對他很感興趣。

海安：他能明白我在想什麼。

(海寧看著海安。靜默。)

海寧：最近多花點時間陪陪國威吧。

海安：他不需要我。而且我有自己的事要忙。

海寧：忙什麼？

海安：我要把謝雪紅的一生整理出來。

(靜默)

海寧：你知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海安：他們說謝雪紅風騷放蕩，鼓動民眾叛亂。你很清楚外面那些說法都是假的！

海寧：那跟我們沒關係。

海安：她知道自己要什麼。她努力讓自己變成一個完整的人。

海寧：但你不會是她！

海安：爲什麼不行？

(兩人凝視對方。)

海寧：你很清楚，你想做這件事背後還有其他原因。

(停頓)

海安：這幾個月我很快樂，我第一次感覺自己可以做點什麼！

海寧：不要忘了，你已經是別人的妻子和母親。

海安：所以我應該忍耐下去，一直到我死？

海寧：生活不是這麼簡單的事。

海安：可是看看你得到什麼？你只是在騙自己。(頓)我不想像你一樣。

海寧：原來你心裡是這樣看我的。

海安：你很清楚姐夫是怎樣的人。

海寧：知道我又能怎樣？我沒你聰明，也不像你懂那麼多。我花了大半輩子的時間照顧妳，最後讓你站在我面前指責我。

(停頓)

海安：大姐，我明白你爲我做了很多。沒有你，我不可能把書唸完。

海寧：海安，我們一起經過了這麼多事，你要想清楚。

海安：來不及了。我已經有他的小孩。

(靜默)

海寧：那你還來找我做什麼？

海安：如果我離開……

海寧：(打斷)你才是梁靜的母親，沒有人能代替你。

(海安看著海寧。海安離去，消失在黑暗中。)

ViVi：他們一起離開了嗎？

海寧：沒有。那個男人逃到國外去了。

ViVi：媽媽呢？

海寧：海安被警察帶走。他們在車站逮捕她，搜出她身上關於謝雪紅的稿子，認爲她和從事政治運動的人有關。

ViVi：她怎麼可能認識那些人？

海寧：張崇輝就是其中之一。他就是你母親提到的那個男人。

ViVi：可是他跑掉了。

(停頓)

海寧：那件事發生以後，沒人敢跟我們接觸。海安只好離開，到其他地方去。

ViVi：那你呢？

海寧：我丈夫找到一個好理由跟我離婚，之後我就一個人住在這裡。

ViVi：你會埋怨媽媽嗎？

(海寧看著 ViVi。靜默。)

海寧：海安是我唯一的妹妹，我們終究是一家人。

士允：所以那些記者想問的，就是關於這件事？

海寧：他們只關心新聞有沒有話題。

ViVi：張崇輝再也沒出現過嗎？

海寧：聽說他在國外經營一家華人書店。

ViVi：他來找過你？

海寧：…沒有。我也是聽來的。

(停頓)

ViVi：當初媽媽肚子裡那個小孩呢？

海寧：我不知道。

ViVi：我還能做什麼？

海寧：你母親時間不多了，你應該多陪陪她。海安很想再看到你。

(ViVi 起身離去。士允跟上，又折了回來。)

士允：你說的張崇輝，一直都是用原來的名字嗎？

海寧：爲什麼這樣問？

(停頓)

海寧：你的臉讓我想起一個人。

(士允沉默，追了出去。)

(ViVi 停下腳步。士允走到 ViVi 身旁。)

ViVi：行李箱裡頭的那本《謝雪紅傳》，作者就是張崇輝。(頓)她花了一輩子，最後只換來那本書。我們回醫院吧。

(手機響，士允接起，對著話筒簡短交談幾句。)

士允：老闆娘打來的。

ViVi：說什麼？

士允：她說，那個來拜訪過的男人現在在她那。

(燈暗。)

## 第八場 一個關於謝雪紅的單人旅行之三

(白幕上出現《謝雪紅傳》的某一頁文字。不久，字句間緩緩浮現手寫批註。)

### 書頁文字：

對於上下課的生活我很不習慣。除了我以外，每位同學都上過學，他們都是書的老朋友了。在所有人裡面，只有我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存在……

**批註：**生命裡隱蔽的缺憾，直到遇見楊克煌，謝雪紅被網綁的內心才真正舒展開來。第一次，有了柔軟的可能。

---

(燈亮起時，女子的影子出現在白幕上。)

(女子朝自己的影子走去，停在白幕前。此時白幕上出現許多走動的人影。)

女子：我知道他們在背後怎樣說我。

無論我做得再多、再拼命。整個人都投入到革命運動裡。  
還是會有人說。  
那個出身低又沒文化的女人，憑什麼領導我們。

(白幕上的人影消失。從幕後透出淡藍色的光。)

女子：在莫斯科接受訓練的時候，如果錯過宿舍門禁，我就一個人等在外頭。  
等著另外一個人來簽名，帶我進去。

(女子環抱自己的身體。)

女子：四下一片漆黑，又寒又凍，我死命忍耐。  
只因為不想讓別人發現，我寫得歪七扭八的字。  
怕他們在心裡偷偷想，你謝雪紅不過就是個低賤的女人。

(女子從行李箱裡，取出一個布偶，拿在手上觀看，又用手隨意擺弄布偶四肢，使其彷彿具有生命。)

女子：我的自卑，像繩子一樣綁著我，讓我動彈不得。

(女子身後的影子動了起來，脫離女子，在白幕上呼應著布偶動作。影子身上隱隱可見連繫著絲繩，像懸垂自上端某個未知處。)

女子：有天黨派人來，說要送我進上海大學。

我告訴他，我連一天小學都沒念過，怎麼有辦法去考試。

他說，正是因為我出身窮苦、文化低，適合給大家做榜樣。

我只要去露個臉，交白卷也沒關係。

(女子緊捏手中布偶，白幕上的影子也做出受壓迫姿態。)

女子：考試那天，我坐在教室裡，假裝也是他們的一份子。

(白幕上的影子變換，出現無數個埋頭答卷的人影。)

女子：我什麼都不能做，只能盯著考卷看。就算碰到稍微能回答的問題，也寫不出字來。

最後一科英文，我直接在考卷上寫。

(手在空中書寫，彷彿有張隱形考卷。)

”我不懂英文，只會一點日語。” 然後就交卷了。

(女子背對白幕。臉上神情五味雜陳。)

女子：一轉身，每個人都抬頭看我，眼神充滿佩服和驚訝。

就像幾天後，他們在報紙上看到我被錄取的消息一樣。

只有我知道，那全是假的。

(白幕上，影子回復成懸絲傀儡的樣子。)

女子：克煌，我也不敢在你面前寫字。

我要你教我算數，教我歷史常識，但我還是不敢在你面前寫字。

怕你發現，我和你想的不一樣。

(女子將布偶立在桌上。白幕上的影子變成一個年輕男人的身影。)

男子 OS：雪紅姐講起話來或討論問題都勝過男人。她的話有魄力，有理論，連那些大學畢業的知識份子都比不過她，最後還是她的意見得到支持。

女子：那天我寫的字條被你撿到。你撿起來看，沒說什麼。

(女子側身對布偶說話。)

女子：我的字，像小孩子寫的，很醜。

(停頓)

男子 OS：以後我當你的手，你不用擔心。

女子：為什麼？

男子 OS：因為我們要一起做革命運動。

女子：但你不需要我。

男子 OS：我需要你。我意志不堅，缺乏獨立工作能力，又不善接近群眾，我需要你。

女子：為什麼？

(靜默)

男子 OS：因為我愛你

(女子拿起桌上布偶，慢慢靠近自己。)

(燈漸收。)

## 第九場

(老舊房屋閣樓)

(已略顯年紀的國威，以一種熟悉又陌生的目光，望著房間裡的擺設。)

(海安從黑暗裡現身，輕輕關上門，彷彿正完成第五場未完的動作。關上門後，過了好一會才轉過身來。)

海安：你怎麼會來這裡？

國威：你看起來很失望。

海安：你多心了。

國威：在等人嗎？

海安：沒有。

國威：我知道不是在等我。

(停頓)

國威：你好嗎？

海安：很好。

國威：海寧告訴我你在這。

海安：爲什麼？

國威：她覺得你不太好。

(國威看著海安。)

國威：你變很多。

海安：你怎麼知道？

國威：我看得出來。

(停頓)

國威：最近我常常想起以前的事。我和崇輝從小一起長大，一起唸書，然後選擇不同工作。我老是笑他不切實際，私底下還是拿錢給他，幫他度過難關。

海安：我不想聽這些。

國威：我一直沒告訴他，我很羨慕他做了那麼多事。我想做的，我不敢做的，他都完成了。

海安：你希望我說什麼？說我很抱歉？

國威：難道你一點都不覺得自己有錯？

海安：就算沒有他，我也會離開你。

(靜默)

國威：結婚以後，我變得一點都不認識你。多虧了你的日記。

海安：你不該偷看我寫的東西。

國威：我承認我很忌妒。但我一直以為你會留下來，不管爲了什麼。

海安：就算你阻止，我還是會走。

國威：所以我讓你離開。

海安：我很感謝你。

國威：我該高興嗎？那幾天我都在觀察你。直到那個早上，你提著行李準備走出去。看到我，表情有點驚訝，有點失望，但是沒有害怕。就像剛才開門那樣。

海安：爲什麼你一句話都沒說。

國威：因爲你早就已經走出去了，在我不知道的時候。

(停頓)

國威：你不覺得奇怪嗎？警察怎麼會知道你們搭火車走？

海安：他們早就在注意崇輝的一舉一動。

國威：不是，他們沒那麼聰明。

海安：什麼意思？

(海安凝視國威。一段長時間的靜默。)

海安：爲什麼？

國威：你以爲呢？你一離開，我就去打電話。

海安：(喃喃自語)爲什麼…

國威：因爲我不是那麼好的人。我也不想。

(海安不由自主地坐下，尋求支撐。)

國威：我在家裡，不停想到你們在車站被逮捕的樣子。你的表情害怕又慌張，一臉失望。(頓)可是誰想得到，崇輝根本沒出現。

海安：他不會丟下我的。

國威：那你怎麼還在這裡？

海安：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

國威：可能他想通了，發現這樣做不值得。

海安：閉嘴。

國威：你不想聽，是因為你也這樣想。

海安：他不是你。

國威：那他是什麼？你都跟他睡在一起，還沒摸清他的底嗎？

海安：他答應我了，不可能反悔。

國威：我認識他二十幾年。他寧願花時間後悔，也不願意做決定。這就是他。

(海安走到遠離國威的地方。)

國威：結果你得到什麼？

(國威拿出一本《謝雪紅傳》，放到桌上。)

國威：寫一本賣不出去的破書，這就是你們的理想？

(海安快步走過去，拿起書看。)

海安：(自言自語)這是我們一起完成的。

國威：崇輝已經在國外結婚很多年了，這是朋友帶回來的消息。

(海安看著國威。稍長的靜默。)

海安：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些事？

國威：女兒很像你，倔強又不肯服輸。想問媽媽去哪了，一直沒開口。

(海安轉身，避開兩人視線的交會。)

海安：她好嗎？

國威：你可以自己去看。

海安：我是個糟糕的母親。

國威：現在你可以再選一次。

(靜默)

海安：我會留下來，繼續過我的日子。

國威：爲什麼？

海安：這是我的選擇。

國威：如果你回來，我們可以重頭開始。

海安：那裡不是我真正想去的地方，我沒辦法往回走。

(海安看著國威。)

國威：我很希望，你可以回到我身邊…

(門被打開，ViVi 和士允出現在門口。海安消失在台上。國威看著海安消失的地方。)

ViVi：爸。

(國威望向門口。)

(燈暗。)

## 第十場 一個關於謝雪紅的單人旅行之四

(白幕上出現《謝雪紅傳》的某一頁文字。不久，字句間緩緩浮現手寫批註。)

### 書頁文字：

日本駐上海的領事館位在江邊，審訊我的房間，從窗戶看下去就是黃浦江。有好幾次我都想趁敵人鬆懈，抱住那些文件就從窗戶跳進水裡，毀滅那些證據……

**批註：**僅僅是幾次不同選擇，生命就走向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彷彿成了另一個人。

---

(黑暗中傳來猛烈敲門聲。燈亮時，女子朝聲音來源看去，一臉驚慌。)

女子：台灣共產黨剛剛在上海成立十天。一個凌晨五點的早上，天微亮，我們就被日本警察包圍了。

(女子朝聲音來源的反方向跑去。)

女子：警車把房子團團圍住，沒有任何逃走的可能。

(敲門聲更大。)

女子：「我在穿衣服和鞋子！」

我對門外大喊，想爭取更多反應的時間。可是到最後，幾乎所有人都被抓了。連黨成立的重要文件也全都落到敵人手裡。

(燈光轉換，女子身後的桌椅區亮起。)

女子：我們一個個被輪番審問。敵人問得很仔細，顯然還不清楚我們的內部狀況。

(女子走到桌子一側，彷彿對著一扇隱形窗戶。)

女子：那些重要文件擺在我面前，成為敵人質問我的證據。好幾次，我都想趁他們不注意，抓起文件就往窗外跳。

(女子回頭望向桌椅區。)

我坐在椅子上，聽著滔滔不絕的水聲，想像窗外那條黃埔江，會不會成為我生命的終點。

(停頓)

最後，我決定迎戰敵人。  
把所有經歷過與渴望過的，說成是另一個女人的故事。  
一個與我非常像，又如此不同的女人。

(女子走向桌椅區。坐下的同時，身旁出現一個等身大小的鏡像。)  
(女子抬頭，彷彿桌前有一位隱形審問者。)

女子：我是謝雪紅。 女聲 OS：她是吳碧玉。(同時)

(停頓。)

女子：她是吳碧玉。 女聲 OS：我是謝雪紅。(同時)

(停頓。)

女子：我遇見她。  
女聲 OS：在上海。  
女子：她從海上來。  
女聲 OS：來唸上海大學。  
女子：她說日語。  
女聲 OS：我們交談。  
女子：幾乎。  
女聲 OS：像姊妹一樣。  
女子：異地裡像姊妹一樣。  
女聲 OS：她是知識份子。  
女子：我沒上過小學。  
女聲 OS：她有文化和眼界。  
女子：我必須無止盡地勞動。  
女聲 OS：她說窮苦人都應該站起來。  
女子：我就是窮苦人。  
女聲 OS：她笑了，說…  
女子：那你應該站起來。  
女聲 OS：我可以嗎？  
女子：我很徬徨。  
女聲 OS：因為我是逃出來的。

女子：不知道有…  
女聲 OS：哪裡可去。  
女子：她握住我的手。  
女聲 OS：堅定地。  
女子：所有有革命的地方。  
女聲 OS：有革命的地方，都是窮苦人的家。  
女子：我不能忘記她的臉…  
女聲 OS：說話時的樣子。  
女子：她將要去莫斯科。  
女聲 OS：去參加革命。  
女子：和窮人站在一起。  
女聲 OS：去到白日和黑夜模糊的交界。  
女子：去到那廣大的銀色世界。  
女聲 OS：我停下。  
女子：我嘆氣。  
女聲 OS：心底羨慕她。  
女子：非常羨慕。  
女聲 OS：即使我們都講日語。  
女子：即使我們容貌相像。  
女聲 OS：即使我們像親姐妹一樣。  
女子：然而……  
女聲 OS：生命如此不同。

(停頓。)

女子：生命，如此不一樣。(頓)短暫交會，然後就永遠錯開。

(女子起身，桌椅區漸暗，鏡像消失。)

女子：敵人最後放了我，把我遣送回台灣。因為他們很難想像，一個沒上過小學的女人會去組織共產黨。

回到故鄉，沒人知道我去過哪，又做過哪些事。  
我有一個重新選擇的機會。可以有一個平凡人生，有小小的喜怒哀樂。

有時我會想起吳碧玉，想起那個藏在我身體裡的女人。  
有時我會想，如果當初做了不同決定，也許一切都不一樣了。

(燈漸收。)

## 第十一場

(臨終關懷醫院病房。病房外的走廊。)

(舞台分爲兩區塊，有一扇象徵性的門。)

(黃昏時刻。ViVi 看著病床上插滿各種醫療管線的海安，握住她的手，貼近自己耳朵。)

(過了一會，士允走進來。)

士允：你不該對醫生發脾氣的。我幫你跟他道歉了。

(靜默)

ViVi：我昨天去看了你的攝影展。

士允：我有看到你。

ViVi：爲什麼沒跟我提這件事？

士允：我怕你不開心。

(停頓)

士允：喜歡嗎？

ViVi：很難形容。

士允：整個醫院大廳很安靜，像是有人偷偷把聲音關掉。

ViVi：我開始能明白你說的。

士允：明白什麼？

ViVi：第一張照片隱藏故事。第二張，說出一切。

士允：中間呢？

ViVi：死亡好像一下就發生。兩張照片放在一起，這麼像，又這麼不一樣。

士允：每次洗照片，我都覺得他們還在，只是我看不見。

(停頓)

ViVi：看到媽媽的照片掛在那裡，好奇怪。

士允：因爲只有一張？

ViVi：因爲她的樣子。

(ViVi 低頭，望著海安的臉。)

ViVi：我站在很遠的地方。感覺她的視線穿過人群，落在我身上。我在那裡站了很久，怕一走開，她就什麼都看不到了。

士允：但是所有人都看到她了。

ViVi：他們看到什麼？

士允：一個關於謝雪紅的單人旅行。這是你取的名字。

ViVi：我去翻了以前的報紙，找到媽媽被逮捕的新聞，在很不起眼的角落。現在她一個人躺在這裡，什麼都沒有。

士允：她有你。

ViVi：她感覺得到嗎？

(停頓)

士允：你不吃東西，這樣不行。

ViVi：我不餓。

士允：你跟誰過不去？

ViVi：不然你也去拿條管子插在我身上。

士允：那樣算活著嗎？

ViVi：如果等等她就醒來了呢？

士允：再拖下去，腫瘤就會壓迫到腦幹。

ViVi：還不到那時候。

士允：她已經簽了放棄延長生命的意願書。

ViVi：你說得輕鬆，因為你跟她一點關係也沒有。

士允：我知道這很難，但你必須接受。

ViVi：如果你真的能接受，就不會一直待在醫院裡。

(士允看著 ViVi。靜默。)

士允：我一直很怕去想她死的時候，臉上有什麼表情？怕她覺得，連我也丟下她了？

(停頓)

ViVi：對不起。我只是…很沮喪。(頓)結果一切都跟開始的時候一樣。

士允：但你已經找到她留給你的東西。

(停頓)

ViVi：我出去走走，整理一下自己。

(ViVi 轉身，準備離去。士允從口袋拿出一小張照片，一臉猶豫。)

士允：等一下。

(ViVi 停住。)

士允：你還記得那個幫我們找《謝雪紅傳》的人嗎？我邀他一起來看攝影展。昨天…他就站在你附近。

ViVi：我沒印象。

士允：他說他有一張很像海安阿姨的舊照片，想跟你聯繫。

(士允將照片交給 ViVi。ViVi 看了看就將照片收起來。)

士允：他會再來找你…

ViVi：再說吧。

(ViVi，走到另一個舞台區塊，看見海寧坐在走廊的長椅上。)

ViVi：阿姨。

海寧：接到電話我就趕來了。

ViVi：爲什麼不進去？

海寧：我想在這裡坐一下。

ViVi：怎麼了嗎？

海寧：就只是想坐一下。

ViVi：我陪你。

(ViVi 在海寧身邊坐下。)

海寧：剛才走進醫院，我在大廳看到海安的照片。

ViVi：那是士允拍的，媽媽剛入院的樣子。

海寧：她變了很多嗎？

ViVi：和哪時候比？

海寧：現在。

ViVi：跟你記得的，可能不一樣。

海寧：我見到她的時候，她就是照片上那樣子。

(走廊盡頭，護士推著坐在輪椅上的海安靠近。海安看起來瘦弱而憔悴。)

海安：這裡就可以了。

(海安緩慢地起身。護士微笑，推著輪椅離去。)

海寧：她朝我走過來，像是一個我沒見過的陌生人。

海安：大姐。

海寧：海安。

海安：你來了。

(海安在海寧身旁坐下。靜默。)

海寧：我已經聯絡國威。

海安：他說什麼？

海寧：他答應讓女兒來看你。

海安：謝謝。

(停頓)

海寧：海安。

海安：這裡環境不錯，從病房看出去是淡水河，以前我就很想來看看。

海寧：還習慣嗎？

海安：這裡什麼都有。

海寧：還缺什麼？我去買。

(海安看著海寧。)

海安：缺你。

(海安握住海寧的手。靜默。)

海寧：那時候我心裡在想…上次我們像這樣坐在一起講話，是多久以前了？

海安：我們很久沒見。

海寧：十幾年有了吧。

海安：大姐。

海寧：嗯？

海安：我把你的生活都搞亂了，以前和現在都是。

海寧：遲早我和你姐夫都會離婚的。

海安：都是因為我。我很怕你不想看到我。

海寧：這幾年你去了哪裡？

海安：沒人認識我的地方。

海寧：如果沒收到你的信，我就一點都沒有你的消息。

海安：有些事，我需要好好想想。

(停頓)

海寧：你還會想到他嗎？

海安：我常常想到謝雪紅，想到以前的我。現在我才真正能體會，謝雪紅走過的那些路，可惜我已經沒有時間把它說出來。

海寧：我只希望你平安快樂，海安。

海安：當醫生說我腦袋裡長了一顆腫瘤，我忽然覺得好輕鬆。好像在告訴我，我可以休息了。

(停頓)

海寧：說這些話的時候，她臉上帶著笑，好像跟她一點關係都沒有。(頓)海安希望最後可以見到妳。

ViVi：為什麼隔了那麼久，才想到我？

(海寧走到離座位稍遠的地方，回頭望著椅子上的兩人。海安和 ViVi 的視線，同時落在她身上。)

ViVi：來這裡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我以為那些事已經像垃圾一樣，被我全部清掉了。

海安：準備來這裡的時候，我開始收拾東西，才發現沒什麼可以收拾的。

ViVi：我什麼都沒帶，以為很快就可以回去。我會繼續過我的生活，像以前一樣。

海安：我只帶了以前的日記，還有一本關於謝雪紅的書，這是我全部的行李。

ViVi：在火車上，我忽然想到很多事。怎麼會有這麼多，我都不曉得。

海安：行李很重，不過兩本書而已。

ViVi：火車一直往前走，我不能停止想起這些事。

海安：日記已經舊得散開，常常找不到和女兒在一起的日子。

ViVi：像是昨天才剛剛發生一樣，她就在那裡。

海安：她們會在哪裡呢？我弄丟的兩個小孩。

ViVi：什麼時候，她就忽然不見，再也找不到。

海安：一個消失在我的肚子裡，一個不在我身邊。

ViVi：她的臉有點模糊，我想不起來。

海安：有時候抱著別的小孩，我會假裝，那是她們其中一個。

ViVi：為什麼陪在她身邊的人不是我？

海安：我是個糟糕的母親，她會願意來見我嗎？

ViVi：為什麼隔了那麼久，才想到我？

海安：我身邊唯一的那只行李箱，好像在提醒我，我錯過了那麼多。

ViVi：我來這裡只想問她。

海安：如果女兒來了，站在我面前。

ViVi：你還記得我嗎？

海安：(稍長的停頓)她還會，記得我嗎？

(海寧的目光在兩人臉上停留。)

海寧：在她心裡，你從沒離開過。

ViVi：也許她想找的根本不是我。

海寧：當初那個小孩沒能留下來，我想是在海安被逮捕入獄的時候流掉了。

(停頓)

海寧：其實張崇輝曾經來找過我。

ViVi：什麼時候？

海寧：幾年前他回台灣，找到我，希望我把他的聯絡方法轉交給海安。

ViVi：媽媽知道這件事嗎？

海寧：我沒有告訴她。

ViVi：爲什麼？

海寧：我一直以爲是因爲張崇輝，我和海安才會變成今天這樣。(頓)其實海安是對的，我的婚姻存在很多問題，但我不願意去面對。現在變成這樣子，我也要負很大的責任。

(海寧看著坐在椅子上的海安。靜默。)

海寧：你母親希望你可以找到一個完整的自己，過真正想要的生活。  
她想對你說的話，都放在那個行李箱裡。

(海寧進入病房，海安消失在舞台上。)

(ViVi 坐在椅子上，像是想起什麼，拿出先前的照片，仔細看了起來。)

(燈暗。)

## 第十二場 一個關於謝雪紅的單人旅行之五

(白幕上出現《謝雪紅傳》的某一頁文字。不久，字句間緩緩浮現手寫批註。)

### 書頁文字：

二姐來監獄裡看我，說起以前的苦日子，說她現在唯一的盼望是和我一起過下半生，彼此能有些安慰，勸我不要再抵抗。我看著她，眼淚流了下來，又趕快擦掉…

批註：留在獄中的孤獨時刻，謝雪紅在想些什麼？我在想些什麼呢……

---

(燈光微亮，女子疲憊地坐在椅子上。)

女子：一九三一年，台共組織曝光，所有人都被捕入獄。  
長久堅持的理想只維持了短短三年。  
以後，我們只能生活在黑暗裡。

(女子將手穿過椅背，彷彿被監禁。)

女子：一九三一年的最後一天，革命同志片山潛的死訊傳來。  
這一年的最後一天，我想起那個留長髮的老人。  
想起在冰天雪地的莫斯科，我們偶然相遇，他把我當成女兒一樣照顧。  
  
我的另一個爸爸，我們再也無法見面了。  
半夜冷得睡不著覺，是誰把風雪引到我的夢裡來。

(女子無力地輕靠椅背。)

女子：在獄中，許多人叛變轉向，承認自己一時糊塗。  
有更多的人被刑求逼供，無聲息地死去。

審判前，連辯護律師也來見我，勸我低頭。

(女子面朝桌子，彷彿與人進行對談。)

女子：這算什麼？就爲了我可以少幾條罪！整個台共的歷史都給推翻了！

(女子起身。)

女子：最後我被列了十幾條罪狀！求刑十五年！

(女子繞著桌子緩慢走動。舞臺深處出現好幾具赤裸的女體，無聲地遭到刑求。)

女子：從監獄出發到法庭，好多事不斷在我腦海裡浮現。。  
在我左邊口袋，那條本來應該綁在我手上的繩子，陪我走過這段路。  
我一生從未被敵人上過手銬！這是我最後的堅持！

(燈光一點一點亮起，刑求的畫面漸漸消失。)

那個早上，法庭裡滿滿都是人。  
兩年多沒見的革命同志雙手被綁著，站成一排，低下頭去。  
我們站在一起，一句話也沒說。

(女子在椅子前停下腳步，雙手放在椅背上，彷彿站上審判席。)

法官 OS：你叫謝氏阿女？

女子：不，我叫謝雪紅。

法官 OS：你住在京町四丁目二十二番地嗎？

女子：不，我住在台北監獄。

法官 OS：你的職業是什麼？

女子：共產主義運動！

法官 OS：你不是在賣書籍文具？

女子：那是副業，我的正職是共產主義運動！

(女子打斷問話，將椅子翻倒在地，高舉雙手，態度激昂。)

女子：在你們的法庭上，可以給被告綁繩子，戴手銬嗎？  
你說我們有罪，我們追求自由和尊嚴犯了什麼錯？  
你說我們組織台共是在作夢，難道作個夢也要關十幾年嗎？

(女子拍擊桌面，製造巨大聲響。)

女子：抗議！我抗議！

(女子被無形的力量推倒在另一張椅子上。)

女子：法庭內一片混亂，所有旁聽民眾都被日本警察趕出去。審問最後草草收場。

(女子重新端正身體。凝望著桌子另一端。)

女子：當天，二姐來監獄看我。

說起以前的事，說她盼望和我一起度過下半生。

說法庭上那些男的都不抵抗了，我一個女人死硬什麼？

我沒有回話。臉上眼淚止不住，一直掉。

二姐嘆口氣，轉身走了。

(女子起身，慢慢走到光影幽暗處。)

女子：將近八年的時間我被單獨監禁。

夜裡，有一隻偷跑進來的白貓和我作伴。

有時我們講話。有時我們安靜。

夜裡，我反覆想著我的一生。

感覺時間一點一點走遠。

地上的月色一點一點淡了。

死亡很近，緊緊貼著我，就快要擊垮我的身體了。

1938年2月23日，我在獄中聽見爆炸聲。那是台灣第一次遭到飛機襲擊。

我聽見，彷彿是時代將要再次轉動的聲音。

(燈漸收。)

### 第十三場 病房外的醫院長廊

(黃昏時刻。ViVi 獨自坐在長椅上。)

(士允從病房出來，看到 ViVi，在她身旁坐下。靜默。)

士允：那個人不會來了。

ViVi：他已經來了。

(ViVi 看著士允。)

ViVi：我找到了那家出版社的老闆。他告訴我，張崇輝的兒子曾經去問那本《謝雪紅傳》的事。(頓)那個人就是你。

士允：你都知道了。

ViVi：打從一開始你就清楚所有的事？

士允：不是這樣的。

ViVi：那你為什麼要接近她？媽媽入院不久，你就向醫院提出攝影計畫。

士允：我很想知道她是誰？

ViVi：是張崇輝叫你來接近我母親的？

士允：我父親什麼都沒對我說過。

ViVi：他現在在哪？

士允：他已經過世了。幾年前的一場車禍。

(靜默)

士允：我父親去世後，我整理他的東西，發現那張我給你的舊照片。照片上寫著曹海安的名字，就夾在那本《謝雪紅傳》裡。

ViVi：那能代表什麼？

士允：好幾回，我看到我父親望著那張照片的神情……可是那種眼神，一次也沒有出現在我母親身上。(頓)當我從網路上讀到關於海安阿姨的報導，我就決定要回台灣弄清楚這件事。

ViVi：所以我只是你的解答方法之一？

士允：本來我要放棄了，直到你出現。

ViVi：現在你得到你想要的東西了。

士允：我一直想找機會告訴你。

ViVi：你幫我母親拍照，也是爲了想挖出更多秘密？

士允：我從來不對我的相機撒謊。我的鏡頭只捕捉真實。

ViVi：你的鏡頭只能保存過去，但永遠都無法改變，就像你父親。

士允：後來我才知道他曾經回台灣找朋友出版那本書。我所認識的他，整天守著家舊書店，誰也無法靠近，一輩子躲在一個假名字裡。

(靜默)

ViVi：他曾經回來找過媽媽。

可是當我母親在車站等不到任何人，他就永遠錯過了。  
故事從那裡開始斷開，走向另一個結局，無法改變。

(停頓)

ViVi：我決定讓醫生執行拔管。走了這麼長的路，她應該要好好休息了。

士允：以後你有什麼打算？

ViVi：我還有我應該做的事。

士允：你不是錯過了劇團巡演的計畫？

ViVi：我已經找到真正想說的故事。媽媽還沒走完的旅程，我會幫她完成。

(停頓)

士允：我還會遇見你嗎？

ViVi：如果你來，找一個叫梁靜的演員。

士允：梁靜？

ViVi：我叫梁靜。這是我母親給我的名字。

(燈暗。)

## 第十四場 一個關於謝雪紅的單人旅行之六

(白幕上出現《謝雪紅傳》的某一頁文字。不久，字句間緩緩浮現手寫批註，字跡顯得散漫凌亂。)

### 書頁文字：

船啓航後不久，在海洋的水平線上，故鄉的山河顯現出來了，我向它做最後一次道別。不知道什麼時候還可以再回來，回到我們認識的人身邊……

批註：這個時候，你們會在哪裡呢？

-----

(燈亮時，女子腳邊有一只行李箱。舞臺深處，老人持續書寫，如同序場。)

女子：時間總是走在我們前面。

二二八的抗戰還沒打完，我們又踏上了逃亡的旅程。

(女子望向黑暗的觀眾席。)

女子：這次我們能夠逃到哪？

(女子提起腳邊行李箱，細微沙粒從中不斷流瀉而出。)

女子：離開時，每個前進的步伐都充滿回憶。我不敢回頭。

好像如果停下來，就會被什麼追上。

在我身後，敵人用五種語言通緝我。活捉三十萬，死的二十五。

在我面前，那條翠綠的山路非常幽靜。

那條通往竹山的路，有你在身邊。

(女子向前走去，身後留下許多白色足跡。)

女子：途中，我們躲到一家小飯館。

老闆隨口提到，廣播電台正在找人。

……聽說是一個女的，怎麼會有這麼大本領，會開槍，聽說是女扮男裝……

他不知道，眼前打扮成農村婦女，倉皇逃命的我，就是他話裡的人。

(女子繼續走動，沙的足跡一路尾隨。)

女子：途中，我們去投靠夥伴張茂良的家人。

一進門，遠遠便看到一張年輕人的相片掛在牆上。

張茂良的妻子一邊招呼我們，一邊淡淡地說。

她兒子聽到廣播裡喊謝雪紅的名字，就跑去支援抗爭，結果陣亡了。

(女子的步伐越來越緩慢，最後靜靜在椅子上坐下。)

女子：克煌。前方的路越來越窄。

在那個小小的碼頭旁，最後逃生的機會是一艘軍方巡邏艇。

我們將離開這塊土地，到廈門去。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天濛濛亮的時候，你的女兒翠華陪你走過最後一段路。

你沒回頭，沒說一句道別的話，就走出了她的視線。

可能因為那天早上有霧。你說，眼睛才什麼都看不清楚。

(女子望著地板上交錯紛亂的足跡。)

女子：如果沒有你結伴同行，我會走到哪裡？

人生像一場不斷探求真理的旅行。

我們已經到達真正想去的地方了嗎？

(老人停筆，看著女子，緩慢地走向她。)

女子：你想他們會怎樣記得我？

(女子溫柔觸碰老人的臉。)

女子：你會怎樣記得我呢？

(老人望著女子，手上的筆掉落地上。落下的瞬間，女子消失在台上。)

(老人凝視女子消失的地方。燈漸收。)

## 尾場 落幕後的舞台

(ViVi 獨自一人走在舞台上。)

(士允從舞台一端出現，手上拿著一個紙袋。)

(ViVi 看到士允，微笑。)

士允：我來找一個叫梁靜的演員。

ViVi：戲早落幕了。

士允：她還在生活中努力扮演別人嗎？

ViVi：不需要，她已經找到自己。

(兩人相視而笑。)

士允：麻煩幫我把東西交給她。

ViVi：交給前台工作人員就行了，他們負責收禮物。

士允：這不是禮物。

ViVi：那是什麼？

士允：是她忘了帶走的東西。

ViVi：也許她不想帶走。

士允：可能是她還沒能力帶走。

(士允將紙袋交給 ViVi。ViVi 打開，發現裡頭是曹海安的照片。)

士允：這是海安阿姨的第二張照片，我已經捕捉到屬於她的故事。

ViVi：就像你提過的，第一張照片隱藏故事。

士允：第二張，說出一切。

ViVi：中間呢？

(兩人凝視對方。)

(燈漸收)

~~~~~劇終~~~~~